

著鈞任



# 後方小唱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萌物  
于渝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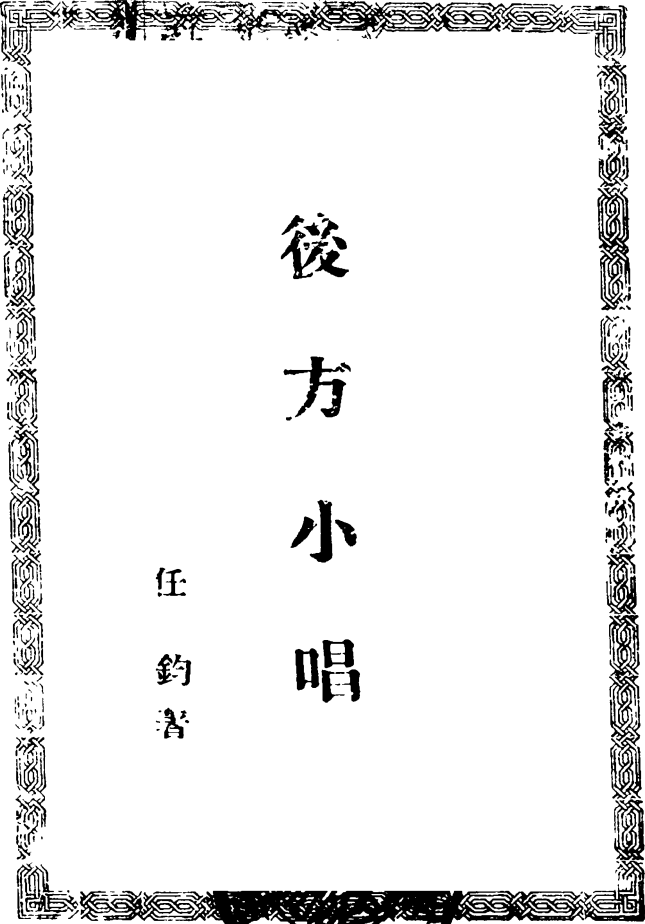
裝幀：曹筠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圖字第一六八四號

上海雜誌公司



50-



後  
方  
小  
唱

任  
鈞  
著

重慶市圖書館藏書

詩集

有芳作權·翻印必究

後方小島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

總發行額：四〇〇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274884

書號

登記號

AW

FOR  
tor  
icus  
disc  
ayed  
ause  
ase  
ase  
st  
wh  
and  
en  
or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詩集

他死在第一次

艾青著

這是艾青詩人的力作，原詩在「星座」發表時，萬人爭頌，譽為當代我國詩壇奇葩。本集且收有「吹號者」等篇，均為詩人的代表作品。當此詩壇混亂的今天，本集不僅被目為紀念碑，而且是一塊準確的指路牌。

後方小唱

任鈞著

作者任鈞是國內最早開闢諷刺詩路線的健將。近年更憑其優越的寫作經驗，充實的生活內容，寫成本集，為荒蕪的詩歌園地，吐出無限復活的春氣。所以本集每版出書，一售即罄，實因着他的時代價值的影響。

少女與死神

高爾基等著  
秦似譯

凡愛好文藝已有深度者，誰也尊稱高爾基是個偉大詩人。「少女與死神」一詩，為其著名長詩的頭一篇，比「海燕歌」，比「鷹之歌」，更形象，更深刻，更廣被傳誦。譯者并編選萊芒托夫等詩篇合為一集，尤為精采。

# 後方小唱(詩集)

次 目

沒有姓名的姓名·····	一
電燈亮了·····	七
失去了家的麻雀·····	一一
怒火·····	一三
敵機去後·····	一七
民族精神的花朵·····	二一

1

我折取一枝野花·····	二五
送行曲·····	二九
炸後·····	三三
歸來·····	三七
垃圾堆旁的合唱·····	四一
在威脅和逼害當中生長·····	四五
警報·····	五一
老人素描·····	五三
懷鄉曲·····	五七
讓抗戰勝利後再講·····	六一
跟石頭戰鬥的人們·····	六三
轉變·····	六九

詛咒和感謝.....	七三
「一切都是由于我們自己願意！」.....	七五
歡迎曲.....	七九
灌城高崗遠眺.....	八九
流亡者的歌.....	八九
他倆.....	九三
他們在街上走過.....	九九



## 沒有姓名的姓名

他們不是兵士，

沒有穿着軍服，

沒有直接上過戰場；

但，誰能否認呢？——

沒有他們便沒有國防！

沒有他們便沒法打仗！

他們穿的是簡樸的服裝，

吃的是粗糙的米糧；

他們不斷地流汗，

（有時還不免流血！）

不斷地頌忙；

他們整天整夜跟機器生活在一起，

——機器呵！

正是他們片刻不離的情娘！

他們沒有發表過動人的演說，

沒有提出過漂亮的主張；

他們祇曉得埋着頭——

而且，它正在工作，

正在思量：

要怎樣才能提高工作效率？

要怎樣才能使機器不受損傷？

要怎樣才能使最少的器材

製造出最大的產量？

它正在思量：

他們沒有聽到過什麼頌揚，

沒有得到過半個勳章，

（不，他們從來沒有過這種夢想！）

他們的姓名是那麼平凡粗俗：

不是叫做張根發，

便是叫做李阿毛，

不是叫做王金貴，

(不，便是叫做趙大狗……)

它們從來沒有機會

被印刷在雜誌報章，

也沒有希望

被記載在將來的史冊上；

但，這有什麼關係呢？

他們今天已經有了一個共同的

沒有姓名的姓名：

——中華民族的無名英雄！

而且，它將永遠地，永遠地，

刻入我們

以及我們子子孫孫的心扉！

原书空白页

## 電燈亮了

機械化的飛魔！

已經朝着牠們的巢窟逃回去了，

遺留下來的

是一片慘淡的黃昏；

「今晚恐怕又沒有電燈！」

——人們嘆了一口氣，

帶着無限深沉的痛恨和憤慨。

可是，全出人們的意料之外：  
像無數的星星

在一剎那間都從天空飛落，

——電燈突然亮了！

那電流通過了每一根電綫，

通到了每一個燈泡，

同樣，也通過了每一個人的神經，

通到了每一個人的眼睛；

於是，幾乎和電燈的發亮同時：

在街頭，在商店的門邊，

在住家的窗口……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

都突然從眼球裏閃出電炬般的光芒，

（不，那是比電炬還要明亮得多呀！）

從嘴裏，從心裏，

傾出一串串勝利的歡呼：

——「啊！亮了！亮了！」

——「啊！電燈終於亮了！」

于是，這被蹂躪的土地，

受難的土地，

又一次的征服了黑暗，

面向着光明……

原书空白页

失去了家的麻雀

一隻麻雀

從「日本製造」的廢墟上飛過，  
嘴裏啣着一根乾草；  
在那廢墟上面  
還彌漫着濃烈的硝煙味道。

她也和我們一樣呀——

在敵人的狂炸下，

失去了溫暖的家！

但是，祇要還活着，

她便馬上開始築造新巢；

你看

她正從「日本製造」的廢墟上飛過，

嘴裏啣着一根乾草。

失去了家園的雀

這世界裏的災禍與痛苦不盡——

其中尤以戰亂與飢饉為最——

**怒火** 燃燒着這大地！

——

**機械化的飛魔**

從八千公尺的高空

把罪惡的火種投了下來；

於是，一剎那間——

繁華的山城

就變成了

火  
泛濫着無邊煙焰的火海！

火

伸出長長的舌頭，

舐紅了銀色的月亮，

舐紅了半邊天；

也舐紅了無家可歸的人們的

滿貯着仇恨的眼睛，

和籠罩着憤慨的顏臉。

殘暴而無恥的縱火者喲，

且中止你們的得意的猶笑吧！

你們所投的燒夷彈的確不錯——

它能夠焚燬無數的高樓大廈，

也能夠燃燒起每一個中國人心頭的

熊熊怒火！

（看吧，那一對對通紅的眼睛

可不是在冒着煙，冒着火？）

而且——

那一股股的怒火

已經燃燒得比今天山城的烈焰

還要遼闊，

還要旺盛！

不久，它便要燃燒到你們的身邊，

使得全部的殺人犯，放火者，……

都火葬在異國，

都變成「無言的凱旋」……



## 敵機去後

.....

機械化的飛魔已經逃了，

帶着創傷，

帶着死亡，

也帶着醜惡的猶笑。

機械化的飛魔已經逃了，

這下了又一「偉蹟」，

一片血肉模糊的廢墟。

機械化的飛魔已經逃了，

但當牠們還沒有回到魔窟的時候，

當硝煙還沒有散失的時候，

當十丈黃塵還在飛揚的時候，

在這新闢的廢墟上

却馬上傳播出

復興和建設的歌唱……

修理電線的工匠來了——

有的像猿猴

敏捷地爬上了電桿，

有的在細心地清理

那如麻的電線，

整理馬路的工友來了——

有的在填坑，

有的在搬磚挑土，

自來水工友也來了——

有的在忙着檢查，

有的在忙着修補，

而失去了家的同胞們呢

更好像事先便準備好了般地，

馬上拿起了鋤頭、鐵鏟，

斧 鋸 刀，鋸……

用并不熟練的技術

趕忙在掘，在釘，在鋸……

決心要在日落之前

重建起一家的新居……

機械化的飛魔已經逃了，

但在他們所新闢的廢墟上

却馬上傳播出

復興和再建的歌唱……

……

守門員

# 民族精神的花朵

木對器  
武武器

朝服器

空氣中

還彌漫着濃烈的硝煙味道，

在那燒焦了的土地上。

也還找得出同胞們的血跡。

但是，掃開敗瓦頽垣，

一幢幢的新房

又搭蓋起來了！

真像那些黃昏時節

陸續地出現在大空的星星，

更像那些生長在枯枝上的嫩芽，

當春風吹來的時候。

它們是用

磚頭搭成的，

瓦片搭成的，

木板搭成的，……

它們是用

些破破爛爛的東西搭成的……

也許有人會覺得：

它們太不結實了，

經不起一陣風吹；

也許有人會覺得：

它們實在太不雅觀，

好像滿身襁褓的叫化子。

但，這也難怪

因為他們沒有看出

那是建築在大眾的鐵的意志上頭，

而它們的本身

却是民族精神的花朵呀！

想想吧——

世界上有什麼東西

比鐵的意志還要牢靠呢？

想想吧——

世界上有什麼東西

比這樣的花朵還要美麗呢？……



# 我折取一枝野花

我折取一枝野花，  
贈給前線的勇士。

勇士啊——

你就爲守護

這些花朵而戰鬥吧！

她們雖然渺小，

却渴望着永遠自由地——

生長在祖國的土地上，  
開放在祖國的土地上，  
凋零在祖國的土地上。

我折取一枝野花，  
贈給多情的姑娘。

姑娘啾——

你就對

這些花朵鍾情吧！

她們雖然渺小

却的確是祖國的兒子——

承受着她的血統，

保持着她的聖潔，  
分有着她的光榮。

原书空白页

## 送行曲

——獻給國川婦女戰地服務團諸君

去吧——

十位英勇的女性！

辭別你們的父母，

你們的兄弟姊妹，

或是你們的愛人……

去吧，向着戰地前進！

你們的行動已經證明：

春天帶來了新的花朵，

新的嫩芽，

也帶來了新的女性——

她們像怒濤般的勇敢

擊火燭的熱情！

她們屬於民族國家，

決不屬於家庭！

她們屬於大多數，

決不屬於某一個人！

去吧——

十位光榮的女性！

踏過崎嶇不平的成渝長途，

跨過飛鳥難過的三峽地帶，

去吧！向著戰地前進！

在血肉橫飛的火線上

在殘酷猛烈的炮火中：

代表全川全國的中華兒女們，

用全副精神替受傷將士們服務，

並向他們熱烈致敬

讓她們深深地瞭解：

她們的雖然是他們的肉體。

但創口的劇痛

却刺激着全民衆的神經，

——大家都同樣地憤恨殘虐的敵人！

去吧——

十位可敬的女性！

看，全川全國優秀的中華兒女

都將陸續地踏着先驅的足跡前進！



## 炸後

聽到了解除警報的

親切而溫柔的召喚，

像突然從肩頭上丟下了

百萬斤的重負；

便跟着大家跑出了

擠擁得像罐頭魚般的防空洞，

匆忙地走向自己的家。

家——

雖絲相距還不到半里路，

稍別也祇有三小時；

他人却懷着十年滄流在異國

斷絕了音信

如今忽然回到了故鄉的心情：

——希望一切都沒有改變才好呀！

可是，有什麼辦法呢，

最小的希望却馬上變成了

最大的幻想：

漫天的煙燭

早說明了一切——

三小時前的溫暖的家，

給罪惡的燒夷彈一碰，

如今祇剩下了幾扇焦黑的破牆，

和一堆堆還在冒煙的灰燼……

……

最初，的確也有點茫然，

心頭還像是突然插進了

一柄犀利的尖刀；

但，一會兒便覺得坦然了——

使勁地咬緊了牙關，

（那正表示自己忍受得起  
天大的艱難和苦難呀！）

沒有一聲嘆息，

沒有半句埋怨，

隨使用手揩了一把汗，

就掉過頭來拍着兒子的肩膀：

「炸了就算啦，

還望它幹嗎？

讓我們找一個地方

去好好地休息一下吧：

明天我們就要在這火場上

重建起自己的新家！」

## 歸來

像燕子依照着一定的季節

回到她的老巢一樣：

今天我們又從四面八方

回到這兒來了。

讓我們熱烈地握手，

熱烈地擁抱，

甚至熱烈地接吻吧……

——不管我們是男是女，

定老是幼，

定貧是富貴

——也不管我們是舊識，

是新交，

或是完全陌生！

雖然這兒已經給敵機

蹂躪得七零八落，

雖然這兒的繁華地帶

大部分都變成了一片焦土；

但我們却更加熱愛着它，

——正如一個殘廢者

比平常的人更珍惜他的肢體！

而且，我們要使機器轉動！

馬達 更響亮地轉動，

更嘹亮地歌唱起來，

機輪 更響亮地轉動，

更迅速地轉動起來，

斧頭和鐵錘：

更忙碌地揮舞起來；

因為我們要利用這僅有的

比較安全的時間：

做完所有不能不中止，

或是還沒有着手的工作；

好從廢墟上把一切從新生產！

從新重設！

從新創造！

好讓我們的力量更加充實，

更加強大！

去迎擊，

去抗拒，

去戰勝：

加預想中的，

更野蠻的，

更慘酷的，

更廣泛的，

襲擊和謀殺！



## 垃圾堆旁的合唱

一個晴朗的午後，

我獨自在街頭閒逛；

從一條小巷子裏，

從一個臭氣衝天的垃圾堆旁，

忽然傳出一陣抗戰歌曲的合唱；

雖然聲調并不合節拍，

字句也唱錯了許多，

但却十分雄渾，十分響亮……

懷着一付好奇的心腸，

我特地跑過去看看——

却原來是幾個流浪兒童

正在熱心地歌唱；

有的背着一個爛包袱，

有的拿着一個破竹筐，……

他們並沒有穿什麼衣裳，

祇是把這條破布纏在身上，

他們的頭面和四肢

都活像一些剛出坑的炭礦夫——

又黑又靜……

我禁不住探問起來了：

「小朋友們呀……」

你們也愛唱這些歌嗎？

你們從什麼時候起

便在這街頭流浪？」

「是的，先生。」

我們也愛唱這些歌，

正如大家一樣；

但我們生活在街頭的時間却還不算長：

我們的住屋早就給

敵機炸光了！

我們的父母兄弟呢，

不是受了重傷，

便是已經死亡！」

他們一邊回答我，

一邊還是繼續着歌唱……

彷彿那是一種最大的安慰，

彷彿它能給予無限的力量。

在威脅和逼害當中生長

當初夏的太陽

開始用溫熱的巨手

揭開白茫茫的霧幕的時候，

她也挾着莊嚴而光輝的生命，

驕傲而勇敢地踏進了

這苦難的人間的大門。

然而，殘暴而卑鄙的敵人

是對於沒有罪力的產婦和嬰孩

也決不會停止他的威脅和逼害的；

于是，生下來祇有十二天的她

便不能不像一隻小白兔一般

蜷曲在慈母的懷裏，

開始走進防空洞。

于是，當洞裏擠擁得

連一枚針也難于通過的時候，

當洞裏悶熱得

連石壁也在淌汗冒氣的時候，

當爆炸的巨響使得

空氣也不斷地顫抖的時候，

她便像一隻受傷的小貓一般——

煩燥而憤惱地哭泣起來了，

再也不肯停息。

可是，一團十幾磅的血肉，

有時候却使大批千磅的炸彈也毫無辦法！

這樣，在那黑色的時日裏，

在那窒息的時日裏，

在那惡夢般的時日裏：

她終於繼續生長在

淒厲的警報中，

濃烈的硝煙中，

極端的恐怖中……

如今，她已經快滿週歲了，

她已經開始叫爸爸媽媽，

她已經長得又白又胖，

她已經完全習慣於一切——

在防空洞裏

她不但再也不哭泣，

而且還始終在嫩頰上掛着

一片天真的微笑，



——像秋空般深湛爽朗的微笑。

中華民族的嫩苗呀！

親愛的小朋友呀！

雖然你並沒有說明，

（不，你還不會說話哩！）

但我却十分瞭解你微笑的意思：

你不是在笑敵人的無聊嗎？

你不是在心中說着這樣的話嗎？——

「殘暴而卑怯的敵人呀！

真是萬分對不起！

現在，我和無數萬的小朋友們

已經在你們的威脅和迫害當中

勃勃地生長起來了！

并且，還要一直生長下去——

不管你們是怎樣地感到苦惱，

怎樣地感到不如意……」

## 警報

一聲尖銳而悠長的汽笛

在天空放射出

彷彿聞得到血腥的信號，

空襲警報又發出來了！

警報——

誠然帶來了恐怖和震驚，

但同時也好像在敵我中間

劃下了一條紅線，

使得雙方的界限更加分明！

可不是嗎？——

在那驚心動魄的長嘯聲中：

用同樣的動作，

同樣的心情，

千萬人都同時站攏在一邊，

同時感到共通的運命！

## 老人素描

實在有點意外——

矮小的軀壳

却是最高大的靈魂的搖牀；

像一顆小小的炸彈

貯藏着驚人的爆發力量。

鬍子快要一尺長，

但熱情卻依舊是

滾滾的黃河長江；

像深山的喬木——

送走了二千個春秋，

生機卻照常暢旺。

早就應該當老太爺了，

但他却有如一個貪玩的孩子，

永遠是那麼勞碌，煩忙；

就在瞬息的牢獄裏

也沒會有過片刻空閒的時光。

突破了冰冷的嚴冬，

祖國的春天

終於在熱望中光降；

於是，這位祖國的老農

也就格外忙於犁耙和播種，

在沸騰着般的國土上；

慈愛的眼底更加閃耀着

興奮愉快的光芒。

讓我們越發確信，

神聖而偉壯的事業的前途吧

正如確信黑夜去了便是白天一樣；

因為祖國的三代人，

祖父，父親，兒子——

如今都已徑一同走進了

解放戰爭的決鬥場……



懷鄉曲

我思念着故鄉

故鄉是美麗的！

故鄉是值得戀慕的！

那兒有晴朗寬廣的天空，

那兒有滿綴着花卉的沃野，

那兒有綠玉般的南海波光，

那兒有溫暖得像愛侶的心的太陽。

我思念着故鄉——

故鄉是雄健的！

故鄉是頑強的！

她也會屢次受到打擊，

但却把她鍛鍊得更堅強！

她也會屢次被黑暗所籠罩，

但光明依舊在暗中滋長！

我思念着故鄉

故鄉是值得驕傲的！

故鄉是值得誇耀的！

她是巨人孫中山的生地，

她是英勇的十九路軍的搖牀；

廣東精神永遠使得倭寇喪胆，

南國兒女始終是熱情，勇敢，明朗。

我思念着故鄉——

故鄉是決不會低頭的！

故鄉是決不會被征服的！

倭寇喲，儘管殘酷地轟炸吧，

首先給炸破的將是你們的陰謀和幻想！

倭寇喲，儘管瘋狂的進攻吧，

嶺南正是你們的火葬場！

原书空白页

讓抗戰勝利後再講

父親的皮鞋破了，

叫鞋匠搭個前後掌；

——隨便些吧，

讓抗戰勝利後再講！

母親的旗袍破了，

找一塊布片補上；

——馬虎些吧，

讓抗戰勝利後再講！

小寶寶的洋娃娃破了，

捏個泥人兒充當；

——將就些吧，

讓抗戰勝利後再講！

## 跟石頭戰鬥的人們

當太陽還在牀上

睡懶覺的時候，

他們便起來了——

不斷地流着汗，

不斷地喘着氣，

拿着鑿鑽和鐵錘

埋頭工作；

但太陽已經就寢了，

他們還是沒有休息

還是不斷地流着汗，

不斷地喘着氣，

拿着鋼鑽和鐵錘

埋頭工作。

他們是跟石頭戰鬥的人們，

他們的鐵腕比頑石還要堅硬，

——不管是風化石，青石，花崗石……

一碰到他們都祇好粉碎！



他們把石壁鑿成

蜂巢似的洞穴，

再把洞穴弄得四通八達……

這樣，陪都，

——抗戰建國的司令台——

便有了成百成千的防空洞。

這樣——

當淒厲的警報發出的時候，

三四十萬市民

便不慌不忙地走進了防空洞，

——一如走進了最安全的保險箱。

這樣——

當敵機臨空投彈的時候，

那重磅炸彈的巨大的爆炸聲音

便連睡在母親懷裏的孩子

也無法驚醒……

他們是跟石頭戰鬥的人們，

他們的鐵腕比頑石還要堅硬。

他們整天整晚

不斷地流着汗，

不斷地喘着氣，

拿着鋼鑽和鐵錘

埋頭工作，

——爲要維護抗戰建國的司令台！

——爲要保全數十萬市民的生命！

原书空白页

## 轉變

人們都有點覺得不平常——

那位燙頭髮穿高跟鞋的闊太太

如今竟穿上了布鞋子布衣裳；

每天，不但親自倒馬桶，

進廚房，

而且還要上街買菜，

——手挽着竹籃。

其實，這也難怪人們覺得不平常！

想想吧，抗戰前的她是怎麼樣？——

別說布衣布鞋，

便是頂刮刮的國產綢緞

她也覺得不好意思穿在身上！

家裏嗎，有的是男女用人，

祇要嘴一動便一切都停當！

那裏用得着自己動手？

自己煩忙？

於是，有人向她表示敬意了

「太太，您真能吃苦呀，

您的苦幹精神實在使人欽仰！」

但她却像是沒聽見似的，

祇是若無其事地笑了一笑：

「那裏！

自己祇覺得慚愧呢，

還說什麼欽仰？

可不是嗎？——

和前線的弟兄們相比較，

你我究竟還生活在天堂！」

原书空白页



詛咒和感謝

像詛咒那頂可憎恨的瘟疫，  
我要用最惡毒的字句

去詛咒敵機——

詛咒敵機的橫暴！

我怎能不加以詛咒呢？

它們蹂躪了我們的國土，

它們屠殺了我們的同胞！

然而，我也要感謝它們——

爲了它們的功勞，倒也不小！

當它們沒有來襲前，

許多人甚至連「日本」兩字

，究竟是什麼意思也不知道；

但，現在，飛機炸彈却帶來了

最好的說明和教訓

。是比，連三歲孩兒也已經明瞭：

我們爲什麼要跟鬼子拚命？！

我們爲什麼一定要把鬼子驅逐，打倒？！

「一切都是由于我們自己願意！」

從前住高樓大廈的

如今却住起茅屋和草房來了，

從前穿綢著緞的

如今却穿起粗布衣裳來了，

從前吃牛奶麵包的

如今却吃起磧米和雜糧來了，

從前坐車坐轎的

如今却跑起路來了……

於是——

那全身正陷在

所謂「支那事變」的泥沼當中，

掙扎得滿頭大汗的

敵閥們痛哭起來了：

「這都是長期抗戰的結果呀，

誰叫你們不快跟我們講親善提攜？」

而那批 *Made in Japan* 的留聲機，

——汪精衛和周佛海之流，

也使用出萬分得意的口氣：

「這都是因爲你們不肯妥協停戰，  
何苦來呢！……」

可是——

完全出乎他們意料之外：

人們却毫不在意地

把眼光朝他們冷冷地一掃，

然後才挺起胸脯，

從幾萬萬張喉嚨裏

衝出了同樣的

有如砲彈般響亮乾脆的話語：

「別做夢吧——」

「一切都是由於我們自己願意！」

## 歡迎曲

——獻給「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西南支部巡迴工作團」諸同志

歡迎你——

異國的同志！

異國的兄弟！

我們的心

感受着多麼強烈的衝激呀！

當我們想到：

昨天彼此遠在前線拚死活，  
而今天卻在大後方

伸出同樣溫暖的手  
緊緊地互握着的時候。

雖然你們祇有寥寥的十幾個人

但，對於我們——

却好像在危急的戰鬥中

突然看到了十幾萬友軍

浩浩蕩蕩的來臨！

雖然你們都是赤手空拳，



但，你們的心是炸彈，

你們的喉嚨是機關槍，

你們所認識的一切，

所做的一切，

都將使東亞的吸血獸

受到最犀利的武器以上的

足夠致他們死命的

打擊和威脅！

讓汪精衛和一切無脊椎的

動物們愧死吧！

當異國的同志，異國的兄弟

正不顧一切地，毅然決然地

跟我們並肩作戰的時候，

而自命爲中華民族的子孫的人，

自命爲「革命領袖」的人，

却不斷地發出汪汪的吠聲，

搖尾乞憐地變成了

吸血獸的奴隸和走狗！

讓所有雙眼給悲觀和失敗的

迷霧蒙蔽着的人們

都恢復應有的信念吧！

假如我們的神聖事業

不合乎真理和正義，

假如我們得不到

最後的勝利，

異國的兄弟們

又怎願意跟我們站在一起？！

我們的赤血

已經流在一塊兒，

（讓我們永遠紀念賓陽附近的

三位光榮的犧牲者吧！）

今後我們更要永遠站在

同一的壕溝裏，

把槍口一致瞄準着

東亞的吸血獸——

射擊！

射擊！

不斷地射擊！

爲着中華民族的

獨立和解放！

也爲着日本人民大衆的

幸福和自由！

灑城高崗遠眺

溫軟的晨曦下面

碧海的川西沃野

在我的眼前展開，展開……

蒙着一層薄霧，

像一位美麗的少女

披着一襲輕紗，

揉着惺忪的睡眼。

剛從牀上起來。

那滾滾奔流的混沱之源，

那覆蓋着白雪的高山，

也站在我的跟前——

向我招手，

跟我互道早安。

早安！祖國的田野！

早安！祖國的河山！

你是那麼壯偉！

你是那麼美麗！

——你正是美的靈魂！

美的本身！

那怕是一草一木，

一沙一石……

也儘夠激發我的

最崇高而熱烈的愛情！

今朝，今朝呀！

我要站在這高崗上

對着璀璨的朝陽

莊嚴地宣誓：

祇要我的喉嚨

還沒有完全嘶啞，

我就要始終爲你而歌唱！

祇要我還剩下

最後一口氣，

我就要始終爲你而苦鬥，

——直到你獲得了

永恆的

自由和解放！



流亡者的歌

在那淪陷了的故鄉：

年老的父母

被鬼子虐待，

被鬼子殘殺——

鮮血染紅了土壤！

在那淪陷了的故鄉：

嬌弱的妻子

被鬼子姦淫，

被鬼子凌遲——

人皮懸掛在樹上！

在那淪陷了的故鄉：

幼小的兒女

被鬼子擄去

被鬼子迷走——

聲聲哭喊着爹娘！

在那淪陷了的故鄉：

慘淡的月色

祇照着白骨，

祇照着焦土——

我們要討還血賬！

原书空白页

## 他倆

他倆是在防空洞裏認識的——

當初夏的炎陽

開始照臨大地的時候，

當山城的霧幕

給熱風吹開的時候，

當大批大批的敵機

常常來訪的時候。

敵彈使得無數的家人父子

都不能不暫時分離，

（多少人已經被疏散到四鄉！）

但也使得許多處女孤身，

由陌生變成相識，

由認識變成知己。

他倆

不久也便由相識

變成相愛。

愛情真有點近於自私。

愛情也許使人

變成特別的大胆：

在最初的時候，

他倆甚至希望

能夠多發幾次警報；

因為這麼一來——

彼此便能夠

多見幾次面，

多談幾次話，

多緊緊地挨着坐幾回，

多共幾次患難呀！

不久——

像冒着風雪開放的梅花，

他倆的愛情

便在苦難中

由含苞而怒放了！

并且——

在一個晴朗的秋日裏

在一次最猛烈的轟炸後，

他倆終於由防空洞裏跑了出來，

舉行那簡單而莊嚴的結婚儀式。



恐怕敵人也完全沒有想到過吧？——

他們的屠殺和破壞的炸彈

竟變成了

使得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媒妁！

原书空白页

我嚇得臉一團什麼……

獨自出我發瘋想……

他們在街上走過

那天，出門戴長靴

他們在街上走過，目不暇給。

穿着軍裝，揹着槍；

大家不會不曉得吧？——

這些人通通都打過內仗。

看吧，看看他們肩上的槍：

所有的槍口，自己向手裏。

都給自己打自己的子彈，  
磨擦得一寬二敵。

可是，現在呢？——

雖然，穿的還是和從前一樣的服裝

但他們的心却變了，

變得有如黑和白的不相像。

昨天，他們還打算

盡量替某一個人多搶些地方，

讓自己也好發點橫財，

升他媽的一個什麼長……

但、今天——

大家却祇剩下了一種思想：

寧可犧牲個人的一切，

祇要是爲着救國，保家鄉！

而所有的槍口呢，

也改變了射擊的方向：

它們將永遠朝外，

正如揚子江的永遠流向東方！

他們在街上走過，

穿着軍服，揹着槍，  
雖然外表還是依舊，  
但一顆顆的心却完全變了樣！